

让我们一同翻开吉林市档案馆馆藏,走进历史深处,解锁这条铁路的过往和传奇——

吉海铁路的百年沧桑路

本报记者 纪洋 通讯员 高源



吉林省近现代史展览的展厅深处,一段关于铁路的记载牵引着参观者的目光——第三部分“军阀统治下的吉林”之“奉系军阀的统治”单元里,清晰标注着“吉海铁路”的名字,更点明其“东北第一条完全由国人出资兴建铁路”的特殊身份。

如今,这条铁路的吉林总站仍伫立在吉林市城区,独特的建筑造型恰似一头雄狮伏卧大地,既有历史的厚重感,又不失设计的巧思。也正因这份独有的气质,它被许多人列入“中国最美、最文艺火车站”的榜单,成为串联起城市记忆与建筑美学的特殊地标。

关于吉海铁路,你是否也有这样的疑问:它是在怎样的背景下诞生的?这条“国人自建铁路”背后,又藏着哪些不为人知故事?

让我们一同翻开吉林市档案馆馆藏的“吉海铁路档案”,一步步走进历史深处,解锁这条铁路的过往与传奇。

自建:筑就东北首条国人铁路

吉海铁路是1926年至1930年建造的吉林省首条自主设计修建的铁路,全长183公里,连接吉林市与朝阳镇,旨在打破外国势力对东北铁路的垄断。

据吉林市档案馆介绍,日俄战争后,日本政府通过设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等殖民机构,对东北实施侵略和掠夺。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赤裸裸地攫取,东北人民掀起了一次又一次反帝护路运动。有识之士深感维护路权之重要,提倡自筑铁路,阻止满铁对东北铁路的垄断。

吉林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吉海铁路筹办处公函第一号记载:省长公署委派李铭书为吉海铁路筹办处总办,齐耀塘、艾乃芳为帮办,负责建路领导工作。同时提及,因开办初期事务不多,为力求节俭,筹办处暂行附设于森林局内,总办、帮办等概不另行支薪;且公署为使筹办处对外行文用途,特刊就“吉海铁路筹办处之关防”。该筹办处于1926年11月10日成立,并于当日启用关防。1927年3月10日,筹办处改名为“吉海铁路工程局”,正式筹备施工。

吉林市档案馆馆藏档案1927年11月25日吉林县公署

《吉海铁路拟定采取民有砂石价格的函》记载:筑路需大量砂石,沿线公私山场取石规则有别,民有山场按地方习惯,分别以永大洋二角、三角为补偿价,保障砂石供给与山主权益,推进自建工程。

两件往来公文的档案证实,我省曾为建造吉海铁路进行了系统性筹备。这些公文不仅清晰反映了铁路建设的前期准备,更是当时规划与决策过程的原始记录。

从1928年8月5日起,吉海铁路铺轨作业开始,至年末延伸到吉林市烟筒山镇外。同年11月,朝阳镇至磐石间线路通车,其后工程进展顺利,一直修到路线起点吉海铁路总站。11月20日,吉海铁路开始运营。

1929年5月,吉海铁路全线通车。1930年《时事月报》刊载吉海铁路通车公告,“吉林与海龙城间之吉海铁路全线工程,定于六月一日在吉林举行开车礼。该线于满洲富源开发上大有关系,与南满铁道为平行线”。至此,中国打通了由北京,经沈阳,到吉林的铁路线,捍卫了岌岌可危的铁路权益。

抗争:烽火中挺起民族脊梁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沦陷。吉海铁路并轨吉林站,也随之落入日本帝国主义手中。日本为实行经济统治,公布《“满洲国”经济建设纲要》,其在“交通之充实”中首要强调“铁路之建设以开发经济为主线”。作为重要交通线路,吉海铁路贯穿磐石地区,其沿线铁路工人和抗日武装在党的领导下,展开了激烈的御敌破路斗争。值得注意的是,我党在南满地区最早创建的人民抗日武装正是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

1932年,杨靖宇代表中共满洲省委到吉海铁路沿线巡视工作,对游击队的情况进行了全面的了解,将磐石反日游击队改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还创建了以红石砬子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杨靖宇”这个名字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使用的。

在党组织的领导下,铁路工人们同仇敌忾,帮助抗日队伍购买、运输物资、分发抗日传单、宣传抗日思想,还直接或间接地投入到对日本侵略者开展的斗争之中。

1933年3月,根据铁路工人提供的情报,杨靖宇率领南

满游击队战士,在工人们的协助下,拔掉了老岭隧道口外的15颗道钉,并在隧道口北侧埋伏起来。当敌人铁甲车开出洞口时,游击队突然发起攻击,日军铁甲车在无路可走的地方脱轨颠覆。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游击队击毙日军官兵7人、伤2人。

1933年7月,在杨靖宇的统一部署下,多支队伍对120余里的吉海铁路中段展开全线破袭行动,对驻扎在铁路沿线的日伪军发动攻击,致使铁路一度中断。

根据记载,在1933年3月至9月期间,仅在磐石县境内,游击队便围绕吉海铁路发动了22次袭击,有力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在这条铁路路上,曾经发生过无数的英雄故事,成为一个时代的独特记忆。

新生:百年站房续写文化传奇

和平年代,吉海铁路依旧为吉林,乃至东北铁路网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2011年,吉林站改造时,这里曾应紧急恢复过客运业务。2013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2年,入选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

2024年9月,吉海铁路总站旧址经过修缮,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其原有风貌和特色,以“场景复原+文物展陈+互动体验”的形式重归大众生活。铁路部分区段改造为北山公园带状景观和吉海铁路遗址公园,实现交通干线向文化遗产的转型。

走进其中,可见花纹砖面保存完好,木质门窗和大理石墙面仍保持着原貌。历史图片、文字资料、文物展陈,详细讲述了这座老站的传奇故事:复原的候车大厅、售票室、行李寄存处等,则再现了当时的运营场景。漫步在吉海铁路遗址公园,穿行于百年历史的铁轨,聆听破局自建铁路的民族强音,深切体会“独立自主、争夺路权、抵御外侮”的浩然正气。

据吉林市档案馆介绍,下一步将继续重点对馆藏吉海铁路相关的珍贵历史档案、照片、资料等进行持续的整理与研究,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挖掘与弘扬重要历史文献的价值,更好地发挥档案存史、资政、育人功能。



抗战文学中的吉林声音

范庆超

抗战时期,李辉英、穆木天、骆宾基等吉林作家,以及广大抗联将士,有感于国家民族危机,纷纷投入反帝抗战的创作洪流,在中华民族抗战文学的多声部中,发出了吉林抗战文学的宏大声响。

伪满洲国以长春为殖民统治中心的历史背景、吉林抗战作家“流亡+在地”的写作状态、东北抗联以吉林为重要活动区域的军事事实、吉林文学传统中的黑土地情怀,共同形塑了吉林抗战文学,使其呈现出独特的样貌和丰沛的力量,为中华民族抗战文学作出了特殊而重要的贡献。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长春成为伪满洲国的殖民统治中心。这极大刺激了吉林作家李辉英。早在1932年,他便创作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首部长篇抗战小说《万宝山》,率先奏响了吉林抗战文学的序曲。

吉林抗战文学主要包括流亡作家、沦陷区作家和抗联将士三类创作主体。其创作分别发生于国统区、沦陷区和抗联游击区,对应流亡时空、殖民地时空和反殖民时空。复杂的创作时空,使其抗战写作显出自由和压抑并存、释放与节制共在的特殊样态,充实、丰富了吉林抗战文学的种类。

吉林抗战文学的创作主体身份亦显复杂。创作者不仅包括作家,还包括抗联将士。某些作家不单以笔抗战,还实地参战。如骆宾基曾加入青年防护团,甚至参加抗战别动队。作家和非作家联合抗战,作者以笔抗战和亲身实战,充分诠释了吉林抗战文学的民间主体性和实践主体性。

吉林抗战文学还表现出深挚的黑土地情结。黑土地是滋养生命的绝佳土壤,是吉林突出的地理形貌。黑土地认同已渗透至吉林人的血液,成为其身份认同的坚实组成。作为生长于吉林黑土地的代表作家,李辉英的黑土地情结异常深挚。侯北人曾在《念李辉英兄》一文中记述这样的场景:“当我乘船离开海岛的那天夜里,他在码头上默默地交给我一包东西,说是留为纪念,待后来我打开时,我才知道那是一包土,一包黑色的土。在舱房中的暗淡灯光下,我面对着这礼物,我几乎流下泪来。”正是这强烈的黑土地情结,让辉英写下以松花江命名的抗战名篇《松花江上》,创作出《还乡记》《小白山》等怀恋吉林黑土地的深情篇章。其通过乡情抒强化祖国认同,黑土地认同经由转化与升华,成为表达国家民族意识的重要载体。

穆木天也深爱着吉林黑土地。战争使诗人流徙南国,但时空阻隔并未削弱其黑土地牵念。《月夜渡湘江》中,湘江的苍茫使他想起长白山;湘江的忧郁仿佛使看到松花江的身影。故乡地标总是复刻在诗人的他乡书写中,演绎了独属于诗人的乡愁。这些乡愁诗,虽无明显的抗战笔触,但乡愁牵动的国难记忆,都会明显关联到国家民族意识,从而成为更具情感深度和象征意义的抗战诗歌。

吉林作家的黑土地情结之所以如此深挚,与其流徙经历密不可分。流徙制造了“非在场”的他者视角和深远的时空距离,从而强化了意欲“在场”的“黑土地渴望”。黑土地文化的内守性、沉实性与浑厚性,也烙印在吉林抗战文学的诗性表达中,增强了吉林抗战文学的淳然与隽永品格。

吉林抗战文学作为中华民族抗战文学的宏亮声部,凭借奋力奏响抗战文学的序曲、异质时空的多维写作、高度的实践主体性和积极的民间参与性、强烈的黑土地文化认同,为中国抗战文学作出了突出贡献。

(作者系长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介名单”发布 “艰苦卓绝十四年——东北人民抗战史实陈列”入选

本报讯(记者郭悦)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介名单”。伪满皇宫博物院东北沦陷史陈列馆推出的“艰苦卓绝十四年——东北人民抗战史实陈列”成功入选。

该陈列位于东北沦陷史陈列馆地上一层及地下一层,展线全长725延长米,展陈面积达2049平方米,共展出照片560幅、文物348件(套)以及档案26份。通过丰富的历史影像资料和亲历者口述,展览系统揭露了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并实施法西斯殖民统治的罪行,突出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东北人民抗战中的领导作用,再现了以东北抗日联

军为代表的各界民众英勇抗敌的壮烈历程,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

在内容组织上,展览以时间为主线,采用镇压与反抗两条叙事线,分为六个部分:日本军国主义强占中国东北、中国人民抗战兴起、日本建立和强化殖民统治、东北抗日联军组成与抗日斗争新形势、东北抗日联军坚持开展艰苦游击斗争、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突出了东北抗联精神的基本内涵展示,以“东北抗战胜利”为主线,对展览序厅、浮雕、主要场景进行了全面的构思和设计。

展品方面涵盖多个类型,既有薄仪裁可的奏折、东条英机访问纪念铜罐、伪康德二年“满洲帝国舆图”等反映日伪殖民统治者侵略罪行的物证,也包含赵尚志使用过的皮箱、许

亨植的马鞍子、熙洽电文稿、缴获的侵华日军战防炮、机关枪等文物。此外,展览还特邀著名雕塑家殷晓峰创作了以抗战十四年为主题的巨型浮雕、前厅和序厅影雕,进一步增强了视觉表现力和历史厚重感。

空间设计紧扣主题,以“十四”造型为开端展开叙事,在空间形态、造型、色调、光环境以及情感表达上做到层次分明、抑扬有序,通过多媒体、场景艺术品打造具有视觉冲击力、叙事感染力的重点空间,给人的心灵带来希望,富有感染力。通过重新建构空间形态,重新创意展陈亮点,让展览的氛围营造更人性,展览的信息传达更准确,使观众的参观体验更放松,获得真切的感悟。

